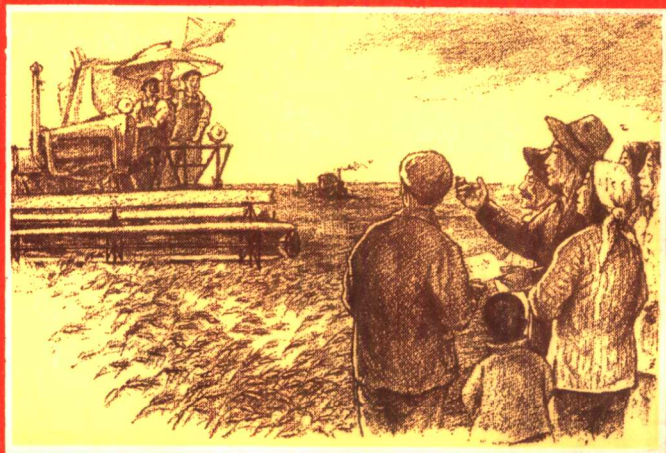




總路綫照亮了 農民前進的道路

紅衛兵 吳德勝 編



總路綫照亮了 農民前進的道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

總路綫照亮了農民前進的道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號

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0998

開本 787×1092 耗 1/35 印張 17/18 字數 17,000

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 85,001—89,000

定價 八 分

編者的話

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在農村中廣泛宣傳後，許多農村工作幹部和農民的眼睛亮了，他們提高了社會主義思想覺悟。他們原來積極的，現在更積極了；原來不大安心工作的，現在安心了；原來有錯誤的，現在也改正了錯誤，提高了工作和生產的熱情。我們選擇了幾篇介紹這方面事例的文章，彙編成冊，以供農村工作幹部和農民閱讀。

目 錄

打更多的糧食來支援國家工業建設·····	呂鴻賓(一)
我們的希望·····	楊有全(四)
我一定要把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好·····	楊士欽(九)
潘根榮互助組發展爲農業生產合作社·····	章順熙 王育元(一五)
張效忠丟掉了資本主義的臭包袱!·····	丁 羣(一八)
社會主義要靠我們的雙手去建設·····	石 在(二四)
董利提高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	李太起 徐振山 丁希民(二九)

打更多的糧食來支援國家工業建設

全國農業勞動模範 呂鴻賓

我聽了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的報告，心裏十分高興。幾年來，我們已由互助組提高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們的生產量隨着互助合作組織的逐漸鞏固而一年年提高，社員生活也一年年好起來。我曾訪問過蘇聯，在那裏所見所聞，使我深深地體會到：只有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到農業集體化，才是我們全體農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我在訪蘇期間，參觀過二十一個集體農莊，那裏使用着各種農業機器，有各種樣式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播種機、中耕除草機，還有電動剪羊毛機、電氣擠奶機……等。一輛「斯大林八十號」的拖拉機，四個人十小時能耕四百五十畝地；按我們社裏當前的生產定量算，四百五十畝地就需要二百零五個人和四百十頭牲口幹上一天。一輛聯合收割機和一輛卡車，只用六個人，十小時就能把三百七十五畝麥子收完，打完，運回家去，按我們社的生產定量算，這些活就需要一千五百個人幹

一天。由於使用大機器生產，農作物的產量就非常高。

有些人說社會主義就是吃大鍋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蘇聯集體農莊的莊員，都是嚴格按照「按勞取酬」的原則來分配勞動果實的，多勞多得，超額的還受到獎勵。集體農莊還有俱樂部、圖書館、電影院、託兒所、幼兒園等各種設備，每個莊員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娛樂，病人可以免費住醫院，年老和殘廢的可以得到照顧，無憂無慮的過活，兒童可以免費唸七年書。

總路綫是照耀着一切工作的燈塔，也照亮了我的眼睛，使我更加看清了美好的前途。過去我雖然知道組織互助組和合作社，就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但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走到，還摸不着底。聽到總路綫的報告後，我明白了現在我們已經向社會主義過渡了。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我們社裏的社員也都滿懷信心地說：好好幹，爭取早日辦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在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裏已經顯示出來了。不僅土地統一使用，能因地制宜地種植各種莊稼，並且由於勞力的統一使用，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有力地抗拒了自然災害。今年秋收時，豆子受了蟲害，社裏就分工收大秋、

耕地地、捉蟲，「三面鑼鼓一齊敲」，不光秋收、秋種適時完成，還除了二百六十畝的豆蟲。豆子每畝平均產量一百十七斤；而較好的杜新書互助組每畝只收八十五斤。大秋收完後，發生了嚴重的秋旱。我們社裏用水澆了九十畝晚秋，地瓜每畝產量達到二千一百斤；而產量較好的杜祥互助組每畝只收一千斤。抗旱種麥時，全社三百零四畝麥子適時種上，還幫助社外農民種了一百畝。現在有些社外農民，都要求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

但是，要進一步地過渡到農業集體化，就離不開國家在各方面更大的支援。我在蘇聯看到的各種農業機器的製造和農莊的建設，離開強大的工業建設是不能想像的。因此，祖國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我們農民支援國家建設的責任很重大。我和社裏研究了一下，初步決定賣出餘糧三萬斤給國家。另外，我們社裏準備進行一次全年生產總結評比工作，克服缺點，改進領導和各種制度，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合作社，做好冬季生產，制訂明年的生產計劃，爭取明年打更多的糧食，以支援國家工業建設。

我們的希望

浙江省農業勞動模範 楊有全

今天，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天。在這個時候，每個人都有新的希望和新的打算，我們合作社也有。談今年的希望和打算之前，應該先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向工人老大哥彙報一下我們在一九五三年的生產情況。

一九五三年，我們在生產戰綫上打了勝仗，戰勝了少見的旱災，戰勝了風災，最後獲得了豐收。去年我們每畝田平均產穀四百八十斤半，拿全鄉（新登縣永和鄉）來比是最高的。從數字上看起來，每畝比前年少產兩斤半，但是成本比前年降低很多。合作社的副業生產收入也比前年增加將近一倍。有些縣裏省裏的同志看見我，總愛問我：現在生活比過去怎麼樣？我總這樣回答：「不好比了，你看我這個過去作長工出身、沒田沒屋、沒吃沒穿的人，現在什麼都有了，你只要看我身上穿的就曉得啦！」拿我們合作社的十九戶人家來說，幾年來，起了好大的變化啊！十九戶人家在解放前可說年年缺糧、戶戶欠債，解放後頭兩年還有些困難，但到去年，據

我曉得有十戶人家欠的舊債一萬八千二百多斤穀，還差七百五十斤就還清了。大家看到分進一大堆穀子，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哪一個不開心呀！像我們社裏有個社員叫何友林，他家三十四年來沒做過棉被，二十年來沒添過棉襖，他大兒子結婚時向別人借件大衫穿了拜堂，他媳婦想做件士林布衣服，想了五年沒有做成，他小兒子想穿雙橡膠雨鞋，却一直沒有上過脚；但他家前年的純收入就有四千九百多斤稻穀，他們買了兩條棉絮，做了七套新衣服，買了雨鞋和力士鞋。幾輩子用的是瓦罐泡茶，前年熱水瓶也辦起來了。去年他家比前年又多分到六百多斤穀，他本來還要買更多東西，但學過總路綫後，就把穀子存到供銷合作社裏了，準備投資生產。從何友林一家，大家就可以看清楚我們社員的生活變化情況了。

若問這些好處是哪裏來的，我們社裏的人都曉得是靠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才得來的，是靠工人老大哥的幫助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支持才得到的。大家都可以從自己的身上體驗得到，這決不是空話啊！

一九五四年來了，我們是帶着新的眼光和新的思想來迎接它的。這話怎麼講呢？這是因為去年年底我們學了總路綫後，眼光更遠了，思想也有些不同了。像我

個人，在學習總路線後就明白了許多事情。我以前老在想，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哪年才能實現呢？我想，培養一棵樹最少也要二十年，國家要新建好多工廠，工人要製出很多鋼鐵，造很多耕田的機器……我們農民要從個體到集體，從用笨犁到用機器，那真不知道要多少年，總比一棵樹的長成還慢；我哪裏曉得現在已經在一步一步地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了！我知道了這點，心裏也開闊得多了，生產的勁頭也更大了。我現在五十七歲，我相信還可以過到社會主義的生活。我過去也聽人說過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好，經過這次學習，我才更加懂得社會主義好在哪個地方。對於建設重工業，以前我雖不反對，但爲什麼要首先建設重工業，可不大明白。現在我懂得了國家要造機器、汽車、飛機、大砲，要造出我們農民用的抽水機、拖拉機，就要有鋼鐵、煤、電這些，所以就要先建設生產鋼鐵、出煤、發電的大廠礦。當然囉，國家要強，農民要富，就要先建設重工業。關於工農兄弟的關係，我們經過這次學習後也更清楚了。農民和工人老大哥要聯繫得密切，要團結得緊。我們社裏有兩架政府獎給我們的噴霧器，去年秋天用來殺菜蟲，噓噓噓地打幾次，蟲就殺光了。大家對噴霧器有了感情，都說這是工人造出來的，這就是國家工業化的好處。

我們合作社是一九五二年由互助組發展起來的。組織起合作社以後，生產是一年比一年更提高了。現在大家辦好合作社的信心就更強了。馬忠虎說：「國家工業化，一定要和農民組織起來相配合；如果機器造出來了，而我們還是單幹戶，機器有什麼用！要國家工業化，我們也要把糧食供給工人才行。所以我們要搞好互助合作，多打糧食。」

社員們懂得支援國家工業化的道理和懂得把糧食賣給國家對農民的好處後，就把餘糧賣給了國家。我們全社共賣了一萬五千多斤。社員們拿到賣糧得來的錢後，都入了供銷合作社的股，其餘大都存在供銷合作社裏，準備投資在生產上。社裏的餘糧賣了，社員積極分子又去動員社外農民賣糧，副社長樓川法動員了八個農民，社員何友仁動員了七戶人家，大家都有勁。

我們一九五四年的希望是：把合作社辦得更好，生產比去年更多的糧食賣給國家。社裏冬季生產計劃早訂了，一星期以前又訂了全年生產計劃，還向全鄉合作社、互助組挑戰。今年我們社裏保證每畝田生產稻穀五百斤，比去年每畝增產十九斤半。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將合作社領導好。眼前社員總多多少少有些自私自利

思想，這些思想不能讓它發展，要慢慢去掉它，要提高社員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水平。怎樣提高呢？必須繼續發動大家好好學習總路綫，使大家的眼睛更亮些，看得更遠些。去年秋天有一個社員因為資本主義思想發展就退社了，這也是因為社裏教育不夠，我們要接受這個教訓。肥料是增產的根基，我們社裏很重視。現在全社的草子長得很好。我們還準備積五萬四千斤焦坭灰，近八百擔欄肥。我們已經割了一萬多斤的白露草來改良土壤。合作社裏還訂有八十擔石灰。社裏在積極修水利，「千斤灣」的那口塘已開好了，那裏的一千斤穀子的田有保證了。今年，我們在生產技術上將會比去年進步。這些就是達到增產目標的保證。我們是有信心的。

我們這樣努力，是因為我們曉得社會主義社會很幸福，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坐着等就可以等來的，要大家努力建設出來。

我希望明年的今天，能向共產黨、人民政府和工人老大哥彙報說：一九五四年——我們國家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年，我們在生產戰綫上打了一個比一九五三年更大的勝仗，我們的合作社比一九五三年更鞏固和擴大了！（石在記）

我一定要把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好

安徽省宿縣楊士欽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楊士欽

我是個種地的漢子。我在解放前種地主的地，挨凍、挨餓、受打、受罵，啥罪都受過；地主從來就不把我當人待。解放後，我分得了土地，組織了互助組，搞生產，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心裏頭很清楚：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我怎樣出力生產也得不到今天的好日子；往後可要聽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話，照着毛主席指出的光明大路前進！

前年秋天，我領導的互助組被評爲區裏的模範互助組，當時我就認爲很不錯了。後來我參加了地委互助合作訓練班，學習了幾天，才知道農業生產合作社比互助組還要好，不能光停留在互助組上不再前進。回到組裏，我把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好處跟大夥兒仔細一談，又領導他們學習了幾天，大夥都願意參加社，就這樣，我們的互助組轉爲農業生產合作社了。

農業生產合作社人多、牲畜多，莊稼活做得適時，細緻，肥料也足，所以麥子

長得很盛。大夥的勁頭很足。不過合作社到底還是件新事情，開初有不少社員擔心入社以後不能多收糧食。去年四月十一日，麥子一下就給霜都打壞了。這一來，像給社員們當頭潑了盆冷水。那時多數社員家裏都缺糧，來找我想辦法。社員楊士順，怕工資分換不到糧食，整天喊着要賣分。社員楊士超要求退社，想退社後賣掉牲口做逃荒本錢。那時我想：「壞了，這下準要垮了。」一想到社要垮，就不由叫人心痛，掉眼淚；覺得社要是真垮了，那怎能對得起共產黨和毛主席呢！愁得整夜都睡不着覺。正愁得發慌，地委孟政委來了，他向我說：你是個勞動模範，應該帶頭聽共產黨的話，積極生產自救；有毛主席的領導，只要能想點子、肯幹，就一定能夠渡過災荒。聽了孟政委的話，我才慢慢安了心。接着，政府發下了救濟糧，工作組同志又幫助我們算細賬，訂生產自救計劃，提高了我的信心。我就積極地領導社員澆了三畝多麥，種了五畝早南瓜和十來畝菜，又抽出人來燒窯搞副業，終於勝利地渡過了災荒。

麥子雖然受過霜害，因為肥料上的足，工夫好，平均每畝還收一百三十二斤，比單幹農民和互助組每畝多收好幾十斤。麥收後，通過午季收益分配，大家都懂得

多勞可以多得的道理，幹活的勁頭就大了。不過，這時還是用「包分」辦法記工的，就是幹多少活給多少分；活應該幹得怎樣，包分時就沒有提到，因此有些社員只圖快，活做得很粗糙，原來一人一天只能鋤二畝豆子的，在社裏竟鋤到三畝多，有好多草沒榜掉。這時我很爲難：說吧，怕他們不肯聽；不說吧，實在叫人看下去，肚裏納不住。同時，像砍秫秫、犁地、捉蟲、割草、翻紅芋秧等農活都要在一起搞，但社員們都揀輕巧活幹，誰也不高興幹重活。有次砍秫秫，我東喊西叫催人做，還沒有多少人肯去，我一氣，就自己拿着鋤頭下地，氣得真想掉眼淚，怨社員們太不關心社。後來開會一研究，才知道是評工記分不合理出的毛病。比方割十斤青草算一分工，秋季草多，半勞動力一天也能割一百多斤，可以得十多分工；砍秫秫活那樣累人，一個整勞動力幹一天也只記十分工；這樣，當然誰也不願幹重活。自訂出了幹活標準和調整了工資標準後，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從這時起，我才知道，過去產生那種現象，不能怨社員，得怨自己領導得不好。

去年秋季，莊稼遭受了蟲災旱災，一般互助組和單幹農民普遍比前年減產，只有我們社裏收的糧食比前年多，豆子每畝平均收一百六十斤，比當地農民每畝多收

五六十斤，穀子每畝平均收四百一十五斤，超過一般互助組和單幹農民將近一倍，其他像秫秫紅芋等，產量也比當地農民高。就是這樣，收益分配時有些社員思想上還有疙瘩。楊士超看到自己入社的十六畝土地中，有八畝種豆子的地每畝收四斗，能收三石二斗，但自己只分到一石多豆子，就認為自己吃了虧，吵着要退社。後來社裏幫他算了下細賬，原來他去年秋季分得的糧食比前年多好幾百斤，因為他沒把穀子、秫秫、芝蔴、紅芋等糧食算進去，所以好像吃了虧。大家算細賬後，他腦子裏還轉不過來，講了許多氣話。另外，像分碎柴草，沒有按勞動日和地股分，而是按戶分配，有點不合理，社員們就有意見。遇到這些事情，自己想不出好辦法，又發愁、又生氣，心想：「遇到霜災有困難，多打了糧食還是有困難，到什麼時候才沒有困難了呢？要是不當社長，讓別人領導，不就少操這份心嗎？」越想越覺得辦合作社是件難事。

去年十一月底，我到鄉裏學習了總路綫，才知道只有把合作社辦好，讓附近農民都看到合作社好，也參加合作社，我們將來才能使用機器種地，才能打到更多的糧食，過更幸福的生活。拿我們的社來說，成立才一年多，就用上了雙鏟犁、條播